

亲历唐山大地震救援的南京医疗队队员：

23个日夜争分夺秒

1976年,唐山大地震发生后,全国各地由近2万名医务人员组成的医疗队,携带药品器械进入灾区。在那一场救援战中,南京市也有一支由18个小分队、208人组成的抗震救灾医疗队,于7月29日奔赴唐山。历时23天,现场抢救并转送重伤员907人,诊治伤病员4740人。

□实习生 马晓宁

辗转征途

“当时我正在上班,院领导开会说大地震了,让我们去救援。”时年29岁的沈俊宝,是当时鼓楼医院医疗分队的指导员,回忆起34年前的那一次的征程,老人家十分平静,“那就是一个任务。”

“大家都没有经验,什么都没准备好。我们几个外科医生,就带了些平时下乡的器械,小董他们就抓了点空针、胶布、输液皮条,药房准备了几箱常用药。”现年78岁的包平涵,江苏省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医师,现已退休多年,当年的壮年男子,如今已是满头白发。

“说是一切从简,我就回家抓了几件换洗衣服。”陶松年,是当时省人民医院的骨科主任,时间匆忙,他甚至来不及通知家人,就登上了开往唐山的火车。

“当时医疗队里没有我的名字,是我跟医院要求的。”陈广明是当省人民医院医疗队中最年轻的医生,主攻胸外科,“我说我一定要去。”

7月29日下午2点多,南京市医疗队带着价值20万元的药品器械,登上了江苏省医疗队的专列火车,一路北上。

“就是那种装货的火车,没有什么座位,大家就铺了几张草席,席地而坐。”董仲春回忆到。34年前,她是省人民医院的外科护士,23岁的年纪,风华正茂。

火车颠簸了一天一夜。30日下午,医疗队到了天津杨村机场,打算从杨村机场转军用直升机到唐山。“一到机场,没有飞机,全是人。”张玉(系化名)是当时南京市卫生局机关的年轻姑娘,“那时候不像现在,飞机很少,等了几个小时,领队就决定坐火车去北京。”

“北京当时也乱了,许多老百姓睡在广场上。”当时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王长来,是第二人民医院和第四人民医院(现二附院)联合医疗队的指导员。据他回忆,到达北京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,当地部队从内蒙古调来了汽车运输团。

午夜十二点多,北京通往唐山的路上一片漆黑。此时,距离唐山大地震,已经过去三天。

玉田:4天4夜,3845人

江苏省医疗队的总指挥部在离唐山市中心约70公里的玉田县,是当时唐山地区三个重灾区之一。

“离目的地还有五公里,就能闻到空气里的尸臭味。”时隔34年,王长来依旧对此印象深刻。南京医疗队的主要驻扎点在城东的一所中学里,三天的时间,已经有许多转移过来的伤员积压。

“骨折、截瘫的病人最多,我们下车整理了一下东西,就开始包石膏。”沈俊宝说,他的同事谢新生是放射科医生,从南京带来了一台30毫安小型X线透视摄影机,伤员太多,谢新生从南京带来的胶片远远不够需求,到后来只能由他透视情况,然后手工绘制出患者受伤部位的草图,“他画个纸条给我们,我们就按着他画



医生悉心护理 资料照片

的部位处理。”沈俊宝说。

“有一个大约50岁的男人,他的伤口,我行医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。”沈俊宝说的男子,小腿开放性骨折,由于伤口外露又没有缝合,苍蝇飞了进去,“伤口里爬满了蛆。”

“有时候,蛆就在病人的耳朵眼里爬进爬出。”王长来说,由于当地卫生条件差,缺少消毒和缝合的能力,震后三天,许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溃烂流脓。

消毒水是最缺的物资之一。“因为消毒水用量大,我们也没有带,只能用粗盐兑上开水,用棉花蘸着清创,再用消炎灵粉末涂上,效果也很好。”王长来说,条件有限,大家只能这么紧急从权。

当时每个医疗小分队有一顶军用帐篷,每个小分队十一二个人就住在一起。没有床,队员们就捡两块砖垫垫,在砖上搁上门板,或是直接铺条芦苇席就睡,“有块塑料布铺着就是最好的待遇了。”

余震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中一直不断,“吃饭吃到一半,地面就开始震动,大家也不怕,还笑着调侃‘又震了,又震了’。”张玉说,“晚上睡觉,身下就跟开火车一样,轰隆隆。”

紧急救援持续了四天四夜,截止到8月4日,南京市医疗队一共收容救治转移了3845人。

救援代号“窝洛沽”

江苏省人民医院,当时叫江苏省新医学院附属医院。那一年,他们出动了一支36人的小分队,其中有十几人是当时医学院的学生,听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后自愿要

求参加救援。

“我们没去县城,直接去了窝洛沽。”董仲春说的窝洛沽,是玉田县下距离唐山市35公里的一个公社,窝洛沽就是这支医疗队队员对那次救援的代号。

“一下车我们就被病人围住了。”董仲春说,医疗队队员们从路边捡了几张桌子门板,就开始接诊。队员们住的帐篷旁边二三十公尺就是一个尸体坑。

“头三天是最苦的。”包平涵说。医疗队的队员在出发时,带了几箱饼干,这几箱饼干从出发开始一直吃了近一个星期。“下雨,饼干全都潮烂了,根本就咽不下去。”陈广明说,“那时候,上海产的饼干可是最好的,难得的东西。可是后来我们看到饼干就受不了。”30多年了,医疗队队员们现在看到饼干依旧觉得反胃。

一直到三天之后,当地的老百姓才从废墟中挖出了粮食支援医疗队。“老百姓送过来的吃的用布盖着,我们一看,那布上一片黑,一掀起来才发现,全是苍蝇。大家吃了这些东西,基本上全都闹肚子。”陶松年说。

长时间的劳累和腹泻,陈广明后来发起了高烧,39度的高烧持续了好几天,“我很幸运,我的一个同学,因为高烧引起并发症,后来就牺牲在了唐山。”

23天,5647人

肠道感染、疟疾是地震半个月之后最严重的问题。天气炎热,尸体迅速腐烂,加上公厕倒塌,粪便污染河水。“许多老百姓舍不得他们的猪炖掉,就烧来吃,结果肠



高楼救伤员



撬板救人



解放军医疗队

道感染非常严重,还有一些人喝了被污染的河水。”汤文浩是随着当时无锡医疗队去的年轻医生,现在是东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。

8月5日,南京医疗队基本上已将医疗点的病人救治转移,开始主动请缨下到各公社村庄巡回救治防疫。

王凉(系化名)是当时玉田县下一个公社的秘书,负责接待医疗队小分队。王凉清楚地记得医疗队员衣服上的红字:江苏省新医学院附属医院。队长姓金,一个40多岁的严肃男人。“我问他,需要我们做什么?他告诉我,有伤员你就往这送。”

“有一天,我们接到一个病人,发现他的伤口溃烂生蛆,我们一问,这个病人不是唐山的,而是天津宁海县的。”宁海县当时没有被划在重灾区范围内,当地没有派驻医疗队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省人民医院医疗队决定派一个小分队去宁海县救援。

“我们跟着老百姓,徒步走了很久,劝他们把人转移出来。”董仲春、陶松年、包平涵等人,就是去宁海县的那一组。

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院史记录上,有这么一句话,“历时23天,现场抢救并转送重伤员907人,诊治伤病员4740人。”

整座城市都没有了

医疗队撤回前夕,医疗队组织了部分队员乘着军用卡车进了唐山市区。王长来说,“那座城市已经没有任何地标了。”除了电线杆和树立着,什么都倒了。空气里都是漂白粉的味道,整座城就是一

片巨大的废墟。

所有的记忆中,都有这个共同的画面,马路两边堆放着一排排用黑色塑料袋或是布包裹起来的尸体,街面上有许多戴着防毒面具的军人,在尸体被拖走之后,喷洒666粉消毒。

王长来特意去找了唐山市煤矿总医院,那时候,七层楼的建筑,是一个绝对的地标。“房子整个楼板都压得平平的,跟千层饼一样。如果有人说的话,绝对压得骨头渣子都找不到。”

陈广明说,当时他想找地方方便,就走到了一个背人的地方,“我一过去就惊起了一大片苍蝇,那个‘嗡嗡’的声音,至今都让我觉得胆寒。”漫天的苍蝇连片飞起,“头顶上都看不到天了。”

“整座城市都没有了。”这是包平涵对当年的唐山最深刻的记忆。

南京,医院去火车站抢病人

8月23日,江苏省医疗队接到撤回命令。“听说回来会有很隆重的欢迎仪式,我们都很期待。”董仲春说,“可一进南京城,到处都是抗震棚。”唐山大地震后,全国各地都谣言四起,人心惶惶,南京市也不例外,满大街都是竹子和塑料布或是蚊帐支起来的抗震棚,“大家都把床搬出来住在外面”,王长来说,“我还接到过一个病人是因为听到要地震了吓得跳楼。”

陈广明笑称,没想到回来还要住抗震棚。他那时候累得实在撑不住了,会偷偷地回房间里躺躺。这种露宿街头的日子,一直持续到两三个月之后。

“回到医院上班就看见草坪上搭着一个很大的竹席棚子,里面住满了病人。唐副院长他们每天就在外面看病。”董仲春口中的唐副院长唐冠文,是当时省人民医院负责抢救从唐山转移伤员的负责人之一。

据《南京卫生志》记载,南京市30家医院从8月2日起,共接收唐山转移伤员804人。

“医院全都去火车站抢病人。”今年75岁的唐冠文依旧精神矍铄。省人民医院一共接收了79名唐山伤员。唐冠文清晰地记得有一天,南京下了一场雷暴雨,他去抗震棚里查房,“所有的病人都爬到了床底下,那一瞬间我深刻地感受到,大地震给他们带来了多么大的心理伤害。”

14个月后,南京市最后一批唐山伤员出院,张玉作为卫生局成员,送这批伤员回唐山。“那是我最后一次去唐山。”在张玉的印象里,那时候的唐山依旧一片废墟。

当年参加南京市唐山大地震抗震救灾医疗队的208名队员,现在许多人都已经退休,当时最年轻的队员都已年过半百,一些老专家已经溘然离世。

“这么多年了,我一直想回唐山去看看,”包平涵说。那座城市,是不可能遗忘的伤城。

(因采访对象要求隐去真实身份,故文中使用了两个化名)